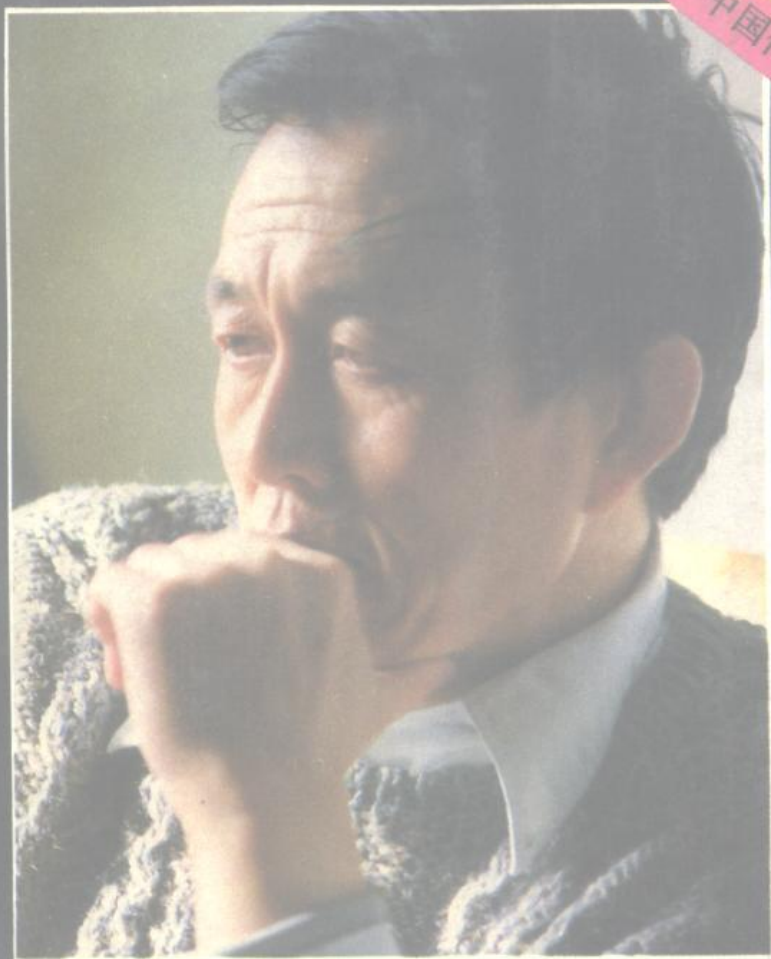


大世界丛书
中国作家看外国

蒋子龙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纽约的刺激性

DASHIJIE CONGSHU NIUYUE DE CIXIXING

大世界丛书（中国作家看外国）

纽约的刺激性

蒋子龙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纽约的刺激性

蒋子龙 著

*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181 千字 3 插页

1989 年 4 月第 1 版 198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074-032-3/I·34

定价:3.90 元

自序

作家的全部才气就是感觉。有一等的感觉才有一等的灵光。出国访问常会遇到一等乃至末等的刺激。每个人所看到的外面世界都不相同，只有每个人的感觉是真的。谁写了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是他的。

我很少出国，偶而出去两次，刚好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就把这属于我的两个国家拿出来，请读者诸公看看象不象，真不真实。



史坦福大学令人想起中国的窑洞



爱荷华州的农村很象中国华北平原



作者和美国女作家安妮·蒂拉德



作者和盐湖城慈和的女主人

目 录

美国刺激着地球

从晚秋飞向盛夏	(3)
吃, 吃, 吃!	(7)
飞机向东飞, 最后却到了西方	(9)
金钱·艺术·永存	(12)
唐人街上的见闻	(21)
张洁的眼泪	(26)
无酒不相逢	(29)
卡曾斯先生和他的伙伴们	(36)
不把疯狂藏起来的——金斯伯格	(42)
作家们喝足了酒之后	(55)
娱乐的天才, 天才的娱乐	
——迪斯尼乐园——真假颠倒的世界	(62)

好莱坞的招牌

- 值 10 美元 (82)
- 快节奏的女博士 (92)
- 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儿 (100)

美国医院

- 可怕的乐园 (105)
- 政治家谈“政治” (111)
- “附庸风雅”辩 (113)
- 出尽洋相的作家们 (122)
- 没有月亮的中秋节 (129)
- 闲话留学生 (135)
- 芝加哥——建筑艺术的博览会 (148)
- 美国的政治放射力 (155)
- 随手记下的一些数字 (163)
- 美国的政治和艺术哪个更值钱? (169)
- 纽约的刺激性 (174)
- 五点钟拍下的一个镜头 (183)
- 《阿根廷，不要哭我》

- 看纽约百老汇歌剧院演出有感 (185)
- 《安妮》 (190)
- 文学上的小圈 (194)
- 美国人的孤独 (198)
- 年轻的民族愈珍视自己的历史 (207)

闲游波士顿.....	(213)
美国的草	
——最令人羡慕的发达的标志	(219)
摩门教.....	(228)
“美国淫秽之都”——旧金山	(233)
在飞机上的回忆.....	(239)

我看外国人的生和死

萨瓦河的涛声.....	(249)
漫长的一天.....	(251)
古堡寻古.....	(255)
生的艺术.....	(264)
死的艺术.....	(268)
塞尔维亚族的婚礼.....	(273)
巴巴维奇的性格.....	(282)
部长和足球.....	(289)
京剧有国界吗?	(295)
尽力赚外国人的钱.....	(301)
贝尔格莱德的“北京饭馆”	(305)
别致的大会和能干的米娜.....	(308)
贝尔格莱德的早晨.....	(311)
身带磷光的儿童.....	(314)



美国刺激着地球

从晚秋飞向盛夏

赴洛杉矶参加中美作家会议，之后并应邀访问美国。当我们要离开北京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的几位负责人到机场送行。有位老诗人在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见我的头发没有认真梳理，有一绺还竖了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小梳子，替我拢了几下那不听话的头发。我知道那绺代表我个性和灵气的头发是不会倒下去。他说：“三十多年来，你们是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加上翻译、秘书正好一行8人，可谓八仙过海。”

“过海”是真的，“八仙”则未必。我们都曾向往过革命圣地。如今也不必隐讳，对地球的另一半充满向往和好奇，不想成仙得道，只想去看一看。

9月15日中午，我们乘中国民航的班机到达了以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历史背景和经济结构闻名于世的城市——香港。一走下飞机，立刻觉得身上粘糊糊、潮漉漉的。天空灰沉沉，不时会飘下一阵牛毛细雨，却并不凉爽，气温

闷热得叫人喘气都困难。我生性怕热不怕冷，今年命运却格外照顾我，3个月中让我过了3个夏天：6月下旬去庐山，下山后饱尝了火炉南昌的滋味，做为北方人过早地享受了盛夏的煎熬，患了热伤风，急忙逃回天津。舒服不到半个月，北方也进入了盛夏。好不容易熬过了7、8月，京津已是秋高气爽的季节，CA103航机飞行了3个半小时，又把我送回了三伏天。今年可算是出差多、出汗多、出作品少喽！

下午和晚上抽空看了香港的市容和夜景。这个城市拥挤得象一个打足气的皮球，仿佛一碰就要爆裂。有些房屋向高空发展，如同石柱子一般，一根根指向空间。然而，很高的建筑也并不多。公寓大楼的每一个窗户外面都挂一个空调器，象蜂窝一样，着实不算好看。

香港——据朋友讲是因过去装卸香料而得名，是个香气弥漫的港口。在香港生活过的人亲口向我描述过这个奇特的城市，我也看过一些介绍香港的文字材料和图片，这一切再加上想象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香港”。然而，我亲眼看到的香港和原来头脑里的“香港”，大不一样。以中国语言的准确、精巧、机智，几乎无情不可言传。但听景总不如观景。人的思想不同，心情不同，眼光不同，角度不同，对相同的景物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描绘。此一时，香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香港并不太“香”，也不很“港”（指洋气、时髦、与

众不同等等)。街道甚至称不上干净。没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谁能用一两句话说出它最突出的标志和独一无二的特点呢?没有特色正是香港的特色,它是个大自由市场,世界经济的哈哈镜,历史风雨的寒暑表。大街上商店多,书店少,报社多,在世界上同等规模的城市里也许是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地方。

大街上贴着巨幅标语:“请投×××一票!”竞选者的大幅印刷照片贴得满街都是。广告为政治服务,用经商的办法搞政治。不知这样一来,×××是不是真能多得一些选票?赛马场凯旋餐厅里的冷气放得过多,餐厅免费为每一个冻得发抖的人提供一条羊毛披肩。热了搞冷,冷了又搞热,可谓穷折腾。望角东部海边有个农副产品市场,很象中国的农村集市。而“瑞晶”酒店里的水晶地板,站在厕所里为顾客开水门、递擦手纸的侍者,使我想起在欧洲见过的豪华饭店。许多刊物的封面和广告画甚为不雅,在街头设摊的报刊小贩专门把这些刊物摆在显眼的地方,以招徕买主。但电视节目里色情的东西极少,倒是大同小异的古装片、打斗片泛滥成灾。有位朋友告诉我,美国的“花花公子”杂志在香港出售需剪去其中最“刺激”的部分,这倒有点出人意外。

亲眼看到的香港是真实的、可信的,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光怪陆离,花花绿绿。也许我没有机会到那样的地方去。有些东西还有其原始的、朴实的一面,如贫民区里在

街头卖风味吃食的小摊子，我钻进这种肮脏的、破旧的小胡同里，犹如置身在一个落后的南方小县城里。

可惜，在我们这个代表团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进行了这种走街串巷式的游逛。有钱的朋友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请客吃饭，然而我对香港的饭菜兴趣并不很大，宁肯去逛大街。傍晚，由望角返回美丽华大酒家，在街头看见一个奇怪的音乐家，他至少有 50 多岁，衣衫不甚整洁，长发披散，好象是在举办露天独奏音乐会，提琴上挂着根粗电线，接在旁边的一个大喇叭上，使他的乐声能够盖住车辆和行人的喧闹。他身边围着几个人。我以为这是个精神病患者，或者是港式的牛仔、嬉皮士之类的人物在街头寻找刺激。走近一看，音乐家脚下放着个铁罐，铁罐里丢着几枚硬币。原来他是靠音乐行乞。真够新鲜，讨饭也能玩出花样儿。这也算是香港一景吧！

吃，吃，吃！

谁也没有想到来到香港最大的负担就是吃饭，把时间和精力全耗费在饭桌上了。

吃，吃，吃！今天除去应邀吃了三次饭，什么事也没干。吃饭——也许是这里进行社交的重要内容。仿佛进饭店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说”，应酬，客套，没话找话，无尽无休的东拉西扯。其节奏之慢着实令人吃惊。我坐在酒席筵前，却很容易想起有些使人昏昏欲睡的马拉松会议，面对精美的食品，犹如在听一个空洞乏味、不知所云的长篇报告。自古来官场和社交场就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许多共同点：过分讲究礼仪而显得造作和不够真诚。缺乏那种真正朋友之间的亲密、自如和随便的气氛。

有些中餐馆把餐厅布置得古色古香，招待员根据级别和职务的不同，穿着样式不同的经过洋化和舞台化了的汉族服装。说它“洋化”，人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它是“舞台化了的”？女侍者上身穿绣花镶边的对襟小袄，下身

穿同样颜色的镶边裤，这是从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的装束上演变过来的。我猜测穿这样的服装有两点意义：一、证明这家饭馆历史悠久；二、不言而喻，这里的饭菜具有真正中国的民族风味。这样的用心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一个疑问：现在中国除去舞台上再也见不到有人穿这种服装了，汉民族为什么只用怀旧来表现自己的风格，难道就不能从正视现实和创造未来中吸取诗情吗？

饭馆的门口和厅柱上贴着对联、古训，比如：“人杰地灵”、“财源广进”等等。大玻璃柜里用活水养着活鱼、活虾、活蟹，象玩具一样的水车能制造出一种泉水淙淙的效果，给饭馆增加一点山林野荒的情趣，使人感到舒服谐调。然而真正能产生盎然生机的是饭店里的花草，侍弄得很好，没有枯枝败叶，绿油油滴翠流青。有的摆在桌上，有的吊在头上，有的沿走廊的栏杆攀援而下，有的把大厅装饰成一个花圃。奇怪的是：家家的花草都枝叶繁茂，唯独不见开花。我曾疑惑它是假的，然而有些确是真的。

我在香港的饭店里看到不少具有中国传统的东西，虽然这传统带有一种“港味”，有些甚至搞得不伦不类、不够高雅。但比丢掉了这些传统要好！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些饭店用餐，听着民族器乐曲，比坐在号称第一流的“富丽华”30层楼顶的旋转餐厅里吃自助餐、看香港的夜景、听乐队和歌星的演唱更觉得亲切和舒适。

“吃在香港”——果然不虚。